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五

書啓類

賀孫宅重建新居小啓

恭喜衮繡畫歸華居鼎建賀同雀躍值大廈之既成  
姻忝龍乘幸門闌之多喜情深頌禱跡阻樞趨伏以  
萊國風着素之起棧室之地于公厚德當新容卓蓋  
之門謹獻菲儀用將下悃更願爰居爰處無震風凌  
雨之虞多子多孫傳食藥飲水之業敷陳罔既涵貸  
是祈

泰林見素書

自葵邑贈送之後即遵塵途追數歲月忽已四稔中間奔走碌碌雜以憂患遂成虛度故於執事處嚮往徒勤亦不得一脩問候之敬每一念及不覺背汗交流使來乃辱垂賜教言此可見包荒之度好士之誠出於尋常萬萬觀某何人奚足當之惟益深感佩而已鳳山佳勝宛然如在目中恨不撰杖屨往陪幽靜之樂然新天子荊疾訪落方此惓惓允天下之憂而憂乃賢者素所蓄負也亦豈容懷珍自潔以追逐溪山雲月為樂事哉且故鄉數年來簡易便民之政紛更殆盡如病者已困又從而汗下之吾儕小人方

欲得九折之醫撫摩療養庶幾漸復而况湖山千里  
嘗在悵之下宜不忽愒然視之而姑欲自貪高卧  
之樂也其素辱誤愛敢此奉瀆伏惟察其衷而恕其  
妄幸甚幸甚

賀丘瓊臺先生入閣啓

伏自舊冬恭聞大拜不徒為執事但亦尤深為今  
日得人賀竊惟宰相之職論道為先必其素蘊乎明  
德新民之學而又善運乎賞善罰惡之機然後經綸  
有本舉措得宜可以正朝廷而統百官和陰陽而遂  
萬物淑世以降實難其人惟有宋晦菴夫子惜温公

之史以默寓褒貶之權西山先生衍魯氏之書以發  
揮治平之義深明聖道允稱相才使其身獲顯于時  
其言得推於用則二公之事業豈下於伊傅而宋室  
之治教可復於虞周惜乎有其具而無其位有其臣  
而無其君豈特二公生也不辰實亦當時民之無祿  
恭惟執事先先生學躋聖涯識達國躬竊舊史以正  
世綱可刊冊卷之誤衍遺經以濟時務克補西山之  
遺相位宜居人望久鬱今幸以赤心而受知

聖主以黃髮而輔理盛時凡所薦之人皆可見之  
行事中台既耀七政為之交抑止棘收降萬宇斯屬

寧輯况文路公之精練少集弗如衛武公之切磋到老無倦此實宗社蒼生之幸也宏宿蒙教養之恩亦與使令之列心馳門下喜蓋甚於鰲嬉身滯周南愧莫同於燕賀所願收竒功於桑榆以累白儒效等高齡於松柏以仰承天休狂簡之罪伏乞垂仁矜恕幸甚

與江西巡撫任公宗海書

江西之事弊也極矣所以屬望於執事者久矣簡擢之命既下縉紳交賀以為得人而吾鄉人士喜溢眉宇列郡之民自是其有更生之樂乎聞姚源逋寇至

德興者皆願轉撫於執事中乎之感可及豚魚蓋不  
誣也但鄉人來者謂弋陽境內尚有餘孽數千亦是  
姚源流出豈撫之猶未盡乎時延蔓難圖也執事必思  
所以處之而不致其滋蔓矣竊意其中有名首惡不  
過數人其餘悉出脅誘未必無自新之意第曉之或  
未詳明當時所降黃榜旨意亦坐不知首惡主名未  
及指出今宜指數其尤惡者數人明白曉告惟此數  
人不赦自餘一無所問或此數人能自相擒斬以獻  
并赦其罪則彼欲驅民以張勢與助盜以為奸者其  
心必相疑其黨必自散此兵家伐謀伐交之策具於

惡之義宥過之仁爾無所失不知以為何如也初  
河北群盜不下十數萬人前青既下解散者七八萬  
而劉六劉七齊彥名及劉三趙鳳子輩始孤弱潰逃  
而南矣亦惟此數萬人多出於賊誘而非欲死於鋒  
鏑之下也好生惡死人心同然江西之民豈獨其就  
死地乎在為民牧者有惻怛慈愛之實而明示以可  
生之路耳傳者又謂狼兵未至賊惴惴有必死之憂  
以為其鋒不可敵也及狼兵既至與之交通縱其奔  
逸則其勢益橫略無忌憚蓋往時流劫不過一二百  
里猶未敢離其巢寨今則至德興至弋陽又至上饒



鬣駸至徽衢界也且有由鉛山而入福建之舉是猶  
病寒之証傳經不已而且為流注非有仁心仁術如  
執事者其孰能救之聞狼兵半已擅歸民固不堪其  
毒而深幸其歸也然賊未盡除兵不可罷而本地守  
禦之兵及僉充機快皆不足恃故論者歎所在大家  
團結丁壯自相保障從前巡撫勅中皆責一如近日  
何溪都等處亦以一二大姓當賊要衝能合力道之  
而使之不敢遠出此鄉兵可用之明驗也愚意謂今  
之機兵雖不足用若汰均其後而更其法則固可轉  
而為精壯之兵也蓋舊日是後僅憑該縣官屯壯老

開報僉克類多私弊或人丁事產無大相遠而有與  
有不與甚者故富差貧徃徃有不均之嘆且村落之  
民未能去農畝而羈縻於官府富室之子未能脫復  
屐而并列於戎行則必出鉅若穀募市井游手之徒  
以冒名代役平時不過用以追呼迎送而迄乃以之  
拒賊正所謂驅市人而戰徒足以損我之威張賊之  
膽而豈有毫釐之益哉今欲均其役而更其法者何  
也大約機兵一名每歲顧募須銀二十兩假令縣額  
機兵二伯名則歲費四千兩而此四千兩者宜令該  
縣有田之家通融均出若有田四萬畝畝出銀一兩

足矣况大縣之田未必止於四萬畝則其所出至微而易辦也如此庶勞逸均平而人無怨者乃以其銀募可以為兵者克之或募富家佃僕私習擊刺者或募捕獵人加扼虎而射命中者或募今日聽無惡少之革心者審其年力籍於有司各足原定撥兵之額擇大家父老素有鄉曲之譽而其才又足以馭衆志又在於立功者統之縣各二人或三人每月率其所統一冊赴縣中聽掌印官比較武藝大略如操練之法視其生熟嚴行賞罰必求實用不得徒為文具一鄉有警防禦追捕皆責成於此二三人有功則賞或

功多則與秦請官職如近月江西聽撫賊首何積與  
及四川領兵吏何定事例若鄰邑鄰郡有警量賊之  
多少事之緩急隨便調發互相應援而其簡閱稽考  
又一屬於兵備憲臣此法既定三數年間縣縣各有  
任戰之兵盜知有備必不敢發即發亦可撲滅自不  
能滋蔓矣兵未易言事未易集而區區亦非好為是  
哓哓賈憎媒怨也同室之鬪剥床之災頗切念慮不  
能棄置且幸執事之英明果決能采而行之故因秦  
賀之初即敢以是而瀆告焉若夫斟酌損益務使合  
於人情中於事機則高明自有權度而非愚所敢臆

斷也恃契發統惟原亮不宣

答吳克溫

近自劉主事去魯附小啓不意至灣中發回數時無  
便遂稽戴謝罪過罪過殘寇沿江入海密邇貴邑不  
免戒嚴初未得小女到京的耗憂慮頗切及領教翰  
此乃始釋然矣聞操江士卒舡隻狼狽殊甚而當事  
者乃漠然置之度外卒然有警徒效王欽若脩禳之  
舉天祚大計因循廢弛一至於此誠為可嘆可恨如  
近者狼兵越境掠賣人口法在必誅而不以赦者不  
知何人力主移咨統制才俟奏請聽其無便取用使

遠夷桀鷩之性無所懲創而江西之事自是愈難措  
手矣此亦計之甚謬者也全卿委任權力不為不重  
而隨賊嚮徃之旨亦可謂諄復切至此中方恨其南  
馳之不早耳若夫廟堂全不以賊憂恐傳聞之過也  
遭時多故事勢扞格易曰二多譽四多懼圭峰頃無  
一字見及必以為不足教然非身當其任目見其事  
心苦其難雖有喙三尺固難強人之信也所上之疏  
不魯送下憲者難處而留中邪苟得與聞當力為調  
護敢因其言之抵觸而置私忌於其間以犯天下之  
公議乎者無益於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嘗難

且使毒流縉紳如陳蕃竇武如李訓鄭注如丙寅倉卒之舉則亦不能且不敢也宏處非其據負愧懷憂日夜忖度獨決然引去於身計為甚便耳因來教示及敢此妄發惟萬萬察恕幸甚

與吳獻臣方伯書

別久傾注益勤承賜手教藏之中笥每一展誦宛如君子之觀嶺表地重昌黎固已云然若執事望重一時則恢恢乎游刃之地矣且按察之煎又朝連委重殊典氓獠循業風魚息災可不止而決也第奪我公而他之湖山千里之恨誰則平大况汲長孺之正直

實君子所恃者亦宏新築書樓始成日常應務之暇  
專有几案頗覺世無他樂蓋嘗用韓杜之句妄作一  
聯云辛苦三十載始有此廬大庇千萬間慚非廣厦  
執事知我愛我可妄言乎倘能寄題數語增重多矣  
桂花茶數葉因便附上少助清苦之味南望五羊無  
任惓惓惟倍自珍齋以慰斯文之望不具

賀曹貳府先生受薦

此者側聞賢監司有剛明之薦私心不勝喜賀非為  
執事賀也為公道賀也為世道賀也蓋賢者以直高  
在遠外善類實深憂之而吾猶及好德者陳謏矣之未



泯不至混無以為石且惜其橫棄道側欲琮璧之瑾  
璋之則所謂毀譽失真之可畏者吾今可無畏也茲  
不足為公道賀邪茲不足為世道賀耶僻在山林恨  
未能趨郡閣少致此情謹顯舍弟完代謁况聞介然  
例不受賀郡有不腆之儀徒足以傷賢者之意而無  
益焉亦惟托諸手墨以布區區之私喜而以粗茗數  
葉表野人間濶之誠且庶幾有助於清苦之况也休  
惟亮之不宣

奉石齋書

不別忽已八年曠德之私無日不在石兄仰之春

拜領台製西教勸奉大君子誼薄雲霄不遺踈遠固  
如此其厚也第時以家難甫靖林壑之棲息未安自  
後復以世變日新而江湖之憂疑亦切用是久缺脩  
謝自知罪不可逭矣然恃汪汪之度必從末宥不深  
譴也夏初伏聞 聖明紹統渙發德音數十年之巨  
奸宿蠹掃除殆盡我石翁經濟大業奇偉不常德被  
生民功存社稷真可追古公而並之宏業得沾被慶  
理之澤詠歌太平之休自分終老鷺湖耕寬閒而釣  
菽寔豈敢復有他望哉而乃復奇吹嘯特波  
召命所請休休有容以求榮懷之慶固我石翁之素

抱而宏烈自愧非其人也初以英主龍飛謬應  
舉不敢辭避且小疑憇中書報我石翁戒勿遲遠八  
月初間已登舟導途既而三思恐難忘分輕進爰具  
一疏遺谷上聞惟我石翁知宏驚下鞭策難前俯念  
棄病聽其自便不致上累知人之鑒下貽知我之意  
其成就之恩亦不淺也臨啓不勝拳拳之至

答方壽鄉

別忽六年無緣一見每與文材嘆吾松岩不畏強禦  
之為難及也小人道長百倍成化末年趨者瀾倒莫  
知紀極甚至一宴費數千金以悅之喪百年士大夫

庶耻之節而不以羞彼方。為講恭以誘再黨。而  
陰持進退之權。以立其威。其為可畏。實不在苦之佞。  
幸下於此時也。士大夫能守靜安常。不為阿諂足矣。  
而吾松厓乃出與之抗。號於明廷。損其不貲之利。不  
沮不怵。從容退處。寧棄目前可得臺省。而不顧不貲  
之利。所易及邪。僕不善處世。困阨數年。近方復舊址。  
為頑兒。畢婚課農。給養蹤跡。苟安然。此時此地。憂亂  
懼禍之心。猶未泯。脫然於朝夕也。文材歸草。此奉布  
兎。葦荷文材教益甚多。實松厓所賜。并此叙謝。不具。

答王伯安書

日來傾注方切忽領手翰無任喜宏素愚戇不善處  
世自陷禍穽猶賴諸公相念相卹逆黨漸滅乃有寧  
居茲者復承慰籍拳拳若以寬釋其憂思而撫摩其  
疾痛者此斯文骨肉之情誼也自愧謏薄何以得此  
感刻感刻備詢信使知行臺有相多納福慶甚慰悲  
秋之感誠如來諭林下散人所恃以無恐者中外諸  
明公必能并力一心相與圖回翼戴以庶幾於底定  
耳如執事之才望器業傑出一時士論浩然歸重何  
為處有乞身之請邪竊意在廷諸老必不肯苟順其  
求而不留自助况天生異材必有所擬彼昂霄倚壑

之木亦必盡其所用然後為無負其材願執事且少  
安之毋汲汲以求去也所示文公定論改封疾讀是  
見自得之學守約之功非流俗所及因愧平生汨沒  
漫無所得望高明時有以警發之倘庶幾所謂頓進  
豈非晚年之大幸哉僕告歸甚迫草草布此千萬照  
原不備

與唐提學書

奉別忽已經年懷仰盛德未嘗一日忘也去秋奉教

魯及逆賊窘辱二令之事見先生愀然改容持議甚  
正已豫憂逆亂之將作矣不幸變出倉猝一時善類

無所於避遂為衣冠之禍而又幸天奪其魄倏爾就擒諸公之憤可以少洩豈非千古一大快事陽明公及伍謝二公皆甚惜先生散郡諸學生徒又爭上保明文字公論在人未嘗泯也頃檢宣德初元漢府平定後詔書有脇從者釋放不問一語實竊為諸公喜諒朝廷率由舊典必原情放拭蠅矢汗玉又烏足介然於懷耶廣信郡學生余伯源赴考之便特脩此問券券之私殊未能盡萬惟原宥不宣

與汪司成書

去夏族姪洙以部粮往留都屬附小格及簿帕致賀

不意變作道梗未能上達因循至今遂成簡慢惟知  
我者必能亮恕而鄙人中夜計過則未能無恨也司  
成模範天下士以清德粹學處之磨礪浸灌必有大  
效宋李諸公將不得專美於先朝矣非佞非佞宏偷  
安如昨近得清湖而卜築焉山光水色環映四座而  
風帆沙鳥隱見出歿於行歌坐啖之中自幸可以終  
隱而無他慕此亦餘庇所及也故佃去便謹附此少  
伸傾注之私粗幣一端補賀意千萬涵納不備

與夏公謹書

邈邈季夏之別不覺兩年當時岌岌疑之苦拳拳



報復之情惟執事見之真而知之悉已而逆賊就縛  
寒家幸免太禍料執事為宏助喜又必有異乎他人  
矣忝喜榮擢諫垣清才粹學允慙士望辱在契厚助  
喜之誠亦自與他人不同但恨僻在踈冗未能即致  
一言之賀耳大逆初平不意事變一至於此實臣子  
所不忍聞幸 聖君紹統付受得人天下欣欣有以  
平回久望切惟逆鄙之罪未正賞功之典未行人心  
解體忠義沮喪設復有變其將誰使且錢寧江彬相  
繼擅權歎美威福進退大臣猿扳狐媚之徒倚為泰  
山亦走其門揚揚自得不復知公間有羞耻事亦衣

夫耳目習玩以為當然置而不究此皆風俗紀綱大  
壞極弊所當釐正而不可緩者新朝清明君子道長  
天下將洗耳以聽鳴陽之鳳矣宏自分林澗他無所  
覲若研丹吮筆歌頌太平或從裨官選野史以竊記  
聖政傳之來代則或能少效其勞也特愛妄發惟心  
照幸幸

答汪景顏書

久別方切傾注忽辱顛使賜教且諭行臺有相文候  
多福甚慰下懷恭惟 聖天子入紹大統赫然中興  
盡逐群奸釐百度如掃除陰曠而仰見久韶之天日

如旱既太甚而其霖霑濡數天草木莫不勃勃然滋  
長更生真堯舜之君漢唐而下所罕見非我

祖宗德澤之深長天下臣民福祿之未艾安能薦生  
真主乘時而起以致此太平之盛耶而執事中途一  
疏啓迪聖衷迎其機而發之堅其志而使之豫定則  
養稟之功亦不小矣夫天之將霖必清風導之歆雨  
必名山之雲氣從龍而四布茲非明良相值之奇會  
哉由此緝熙聖學勵精政事存致唐虞之治盖有必  
然之勢而調養防閑慎微慮遠在吾黨尤當留意而  
不可忽恃在至契敢亦及之宏實遂拙豈足以首庸

召命幸君子不棄遂不為一明主所棄止猶豫尚  
未決惟高明其終教之使回謹此甚謝感荷之私非  
書所能盡

與楊遂翁書

自令卽嘉承先生別後久缺脩門然明公動履康健  
猶如少壯則南來士夫往往能道之而去竊以自慰  
焉井潔不食宏之心慟非一日矣茲非邊陲多故武  
略不競整頓圖興非如湯之折謂也入詩之所謂元  
老或罔攸濟故達議推薦無能出明公之右當守簡  
在亦首涖於明公未必台詞者稽豈慮慶之閭外師

勞以折衝禦侮之事耶但竊意明公志在天下先憂  
後樂區區內外勞洗必無所擇乃輒從公議處之而  
公槩之於心則甚有不能釋然者明公能諒其情而  
恕其愚否乎西事如厝火積薪之下明公宜及其未  
然而為之備恐才不可措遜徐行辭避之章決不當再  
上矣拜教之辱甚感甚愧使旋謹此奉布臨書南望  
無任勤懇伏惟為宗社生靈倍自保齋以慰中外  
拳拳傾仰之私不宣

與子美弟

前月望後年十四及進祿二人物劉亦知何故心甚

訝及得賢弟手書乃知感觸時事過為愚冗憂念如此拳拳非篤於孝友者能然乎 聖性至孝一二年來諸老據古禮持之太過男子間甚不能堪奸人從傍窺伺乃特出異論以投其隙遂至牢不可破而吾儕又伏闕哭諫以犯之死者在者幾五十人世道至此可謂晦盲閉塞之時矣旋韓之勢不容才少異於前委曲將順乃克有濟然其間苦心極力蓋有不能以告人者非身經其事豈能知其難若是耶朱縣尊有書以陳曲逆狄梁公之事為諭其見略同亦徒感其相愛之真而不知其高識遠慮登於時措蓋濟時

之奇士也。昨見盛公薦疏偶遺之，豈以年資之未久耶？抑以同鄉而有所避耶？然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詎能留鑛蘊名久而不伸耶？會間可為一謝之。呂宅親事聞其父母肯親送甚善。子和弟來時可附搭此行，煩凜紀醫官一達之。粗重裝奩皆不必帶，惟該用衣箱三四隻隨行足矣。此間衣服首飾之類亦以略遠不能附歸，俱煩紀備達可也。近日開生員納粟事例，諸姪中有俯就者乎？懋元父喪後恐家事累身不能專務舉業，或由此出學求進可也。聞及之，諸不能縷俟再報。

與朱縣尊

伏自執事寵臨敝邑邑人頌治行如出一口而舍弟  
書報尤詳萬里在前緩轡徐驅何所不到比者兩辱  
手翰乃過於謙退若有所避焉者豈彈丸之地不足  
以展布其宏略耶僕自愧涼薄屢荷厚愛不知所以  
為報偶有淺見不敢不效於左右夫今之仕者徃徃  
以能自樹立為賢故於酬應之間勢或齟齬必欲強  
直自逐利害禍福皆有所不暇顧以節士觀之可以  
為難矣然一遇強敵爭雄角勝必俱傷兩敗而後已  
至於事休氣平始覺前日之舉似或為過當則已無



及而不可追悔矣故古人有忍事敵災星之戒蓋深  
有見乎此而非謬也近聞執事偶因公務與府主張  
公有嫌僕不知事之顛末未能決其是非然以亭體  
度之願執事務從委曲寧使人謂在上者之不能容  
我而毋使人謂在下者有不獲乎上之迹不亦庶幾  
於兩忘而無累耶不知高明以為何如恃愛輕率千  
萬亮恕幸甚

與劉大理汝澄

敵鄉已郊之變逆賊勢甚洶洶氣吞列郡當是時也  
觀望之徒昧於逆順萬一有從風而靡者衆志弗固

逆焰遂張則雖有勤王之師為力未易頻執事以孤  
忠者植赤幟力遏其鋒由是人心奮然乃皆左袒自  
進賢以東無一人陷於逆亂實惟執事之賜而宏與  
逆為讐自分必死而又不能避而之他微執事蔽避  
逆黨縱之東行則且有縛而獻之以為功者矣惟逆  
黨既擒乃脫於禍是賜宏尤厚也况入朝之後又借  
之齒牙聞之當守以明宏之心跡而至於叨賞甚濃  
宏嘗心口相語或語諸妻孥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  
也執事盖非望報於宏者第宏每自愧無以為執事  
之報而其心實有不能釋焉者矣惟執事倘有雄才

方難重望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向也引疾而歸殆  
欲隆一日之養盡人子之誠此忠孝相須之大節也  
今大事既畢梓琴既鼓固當委身報國不可家食而  
肥遯矣不知有司者能身勸為之駕否也宏於是實  
拳拳焉得請南歸道經仁里未能晉謁姑此奉訊伏  
惟亮恕幸幸不具

與少司空章公以道書

黃河為運道之害久矣沙河之梗隨漚隨壅已為可  
慮宏所深慮者則以徐淮之間實南北往來要地其  
人多梟雄鷙悍喜聞易動叔季之世往往有啓蒙者

難者出於其間和應延蔓遂以貽天下之害今河流  
泛溢已十數年上下數百里桑麻之區蕩為巨浸民  
之衣食無所仰給而公家之賦役勢不能不取諸民  
者又或不能盡蠲飢寒愁苦無所仰賴其流為餓殍  
去為盜賊必矣如是則安能保其無意外之變乎此  
論者所以欲求河之故道亟為疏濬以殺其東趨之  
勢蓋所慮者非獨為漕輓一事也頃在京師伏羲教  
翰且示疏濬之宜則執事之於斯事蓋亦勤矣自  
璽書委重以來相度咨訪必有定論然竊聞或者以  
為河勢東趨故近歲河南之害十減六七今欲殺陳

趨之勢則必復為河南之害似以疏濬故道未易舉  
行夫利之於害當權其輕重而苗之河患之在河南  
與在徐沛其輕重固不同也河南之利害係於一方  
徐沛之利害關於天下豈可先一方而後天下乎宏  
南未與得與執事一會迂踈之見不知執事以為何  
如昨在東昌聞軒車已往金鄉請教無由特此布懇  
去國之人出位多言罪過罪過伏惟亮恕不宣

奉木翁書

去歲令弟方伯公西來伏蒙賜以教翰兼承寵貺感  
益德何日能忘仰惟明公之出也天下之人莫不

舉手加額以為世道慶而又豫恐其不能久安於位  
竊有憂焉既而果然則莫不捫心扼腕歎君子之難  
容猶恨霖雨之澤未能大慰乎雲霓之望也夫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乃古大臣之節與彼務為容悅患得  
患失者不同側聞明公之再入也持正守直視昔不  
殊卒以不合而去卷舒進退惟義之歸高風大節終  
始一致豈不益增邦家之重此其有補於世道亦豈  
小哉宏素辱知愛輒欲以是為朝公賀第以阻脩無  
便而累轍也素姪李元清隨宦廟山因附此以布下  
懷東壘會稽無任傾軀伏惟為道珍護益綿壽祺以

慰善類奉養之私素甚

慰林夏官志道

去歲聞尊翁之訃不勝為吾道慟為世道慟值初歸  
擾擾未得奉慰罪何可言惟我素翁平生之所自立  
可以後天地而不朽高朗全終夫復何憾第者舊凋  
謝典刑日遠比吾儕善類所為深悲而求歎也哭不  
望惟塋不執紼南望雲在徒切瞻戀而已辦香之敬  
特附黃友敬脩獻諸靈筵以洩哀慟之誠翁靈赫如  
其吐之耶翁有詰嗣如志道不死矣大事未襄更望  
節氣保遺以慰斯文之望不具

與張學諭

吾鉛昔有群賢堂取提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  
之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胥卑姓名顯  
晦凡有一善言行皆傳之贊之文後而俎豆之甚詳  
其於邑誌蓋一方之盛典也然所祀邦人有狀元劉  
公之道而下有宗丞虞公泰刺史祝公可久辛公祐  
龔公敷及傅長者續韓孝廉洙申孝子世寧太守胡  
公濟憲副胡公漢屈指數之纔十人而已矣某嘗恨  
之鉛為縣幾八百年而其鄉人之行義可稱者僅止  
於此豈此外果無其人耶抑文獻不足而無所於徵



耶其嘗讀晦翁文集見其與蔡季通書劄謂錫山徐  
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學款延之家塾為諸子師範  
子融不知為本邑何許人既為晦翁所重則其人必  
賢者也然吾鉛之人鮮有知子融者使其姓名不載  
於太賢之集則遂將與草木同歸於朽腐而已然則  
謂是邑之賢果止於所祀十人而可乎堂之廢不知  
在何時而邑中鄉賢之祠久矣不設某每病之蓋世  
變鼎入而其特立獨行者千百中亦能一二其惟正之  
不於其特立獨行者能常重而表揚之則愈新所慕  
其可導而與來者莫不激昂自勵而欲為君子之歸

此鄉賢名宦二祠有司不可以不舉也茲幸先生來  
署縣教拳拳以尊賢善俗為務近聞縣主王公議祀  
鄉賢者沒而有知九原之下必當有以自慰彼其好  
脩自重固不負於勤一世以為心也由是鄉人子弟  
知為善之名雖久不沒豈無自奮而思齊者乎然則  
吾鉛之缺典自先生與王公創之吾鉛之多賢亦將  
賴先生與王公作之豈非一時之大快事耶前此鉛  
之所祀僅九人固甚少也今茲之舉苟有可祀而無  
悞者願博采而增入之勿患其人之多使所舉不公  
而有愧於俎豆則一人濫入已足為此祠之病使所

舉無私而有補於風化則雖多又何害焉大都立祠示教在於至公歆其多而不賢者與焉固非公也患其多而賢者遺焉亦非公也某方幸茲舉為一時之盛典而輒慮賢者之或見遺故以此告於先生惟先生裁之不備

與劉進賢書

向年執事在德興聞聰斷之暇每與諸生商確文字講評道義已竊歎執事之才力過人其中所養必不凡非今之俗吏可及矣既而更治大邑雖為進賢之民喜而奪此與彼亦不能不為德興之民恨乃今事

變忽起而貴治適在疆域之內逆道之衝實為省東  
要害豈非天佑斯久陰翳當道之表而預以賢者處  
茲要地耶茲豈偶然之故耶生知間難作慮其放兵  
四掠日夜西望惟恐烟塵之直窺食幾廢且將為遷  
避之謀三四日前人士從西來感傳執事方且獎  
率義兵守禦不懈賊黨過者驚愕無遺誠所謂聽於  
下風而竊自增氣者執事以儒生文士首與賊抗挺  
然為一方忠義之倡蓋與古之柳公權頡頏下上而  
其保障東北預伐叛謀且使之內顧巢穴不敢揚帆  
而南指則又二顏之事業也使朝廷養士皆如執

事則淮南之謀自寢而今日之變可無矣僕恨相去  
隔遠未能朝夕左右有所贊畫而嚮往之誠匪朝伊  
夕聞反賊之兵入湖者已被官兵殺敗而其氣甚沮  
果爾則亡在旬日况人知逆順皆有擊鼓荷戈之志  
執事與馬餘千兵力果足以勝之何不率之直搗城  
下與之一決以早收成功而上報天子耶若拘常  
守彼必待王師之至則事久或變况容兵四集煩費  
騷然民之受害益甚矣往年安化王謀不數日仇鉞  
鄉鄉安國等相與聚謀擒其黨何難丁廣周昂而實  
王遂就縛亦未嘗待王師之至也

誅先發後聞又儒先明訓執事幸岳之都憲陽明王公亦調兵四集矣借箸前籌以為忠義之助僕雖驚怯固不憚於一行也今回無任見教幸甚

答嚴四府

日來疊承餽問甚感厚情逆賊之敗初三日午前道路籍籍已有所聞至晚揚弋陽見報僕猶恨捷書未得茲承示及以為有據則其事可信不疑矣執事殆亦亮僕憂國惓惓之心惟恐其聞之不早故特勞一使走百里具告以事之顛末使知其今矣無成若以慰其心而助其喜焉此情之厚猶不可言也脫使僕

如何人或存傍觀後覲之私則執事豈肯開誠以見  
諭乎夫此賊之亡實天下之大幸苟非其黨宜無不  
喜焉者若寒家受害最深賊兄弟久處危疑之地惟  
其敗之不速焉是悞今見其速敗而幸其無成其為  
喜慰又可以言喻耶蓋癸酉之秋比賊與方伯鄭汝  
華有嫌遣人通意欲中鄭以危法僕以國有正律不  
敢從其冬請復護衛又遣其承奉致賂欲必得之僕  
時有嚴禁不敢受二事皆大忤其意未幾僕無故驟  
退或以此賊中之也及歸又屢遣所親招僕往見僕  
以去省甚遠無朝覲之禮且知其罪不贖已久策其反

期不遠惟以遜辭拒之於是此賊之恨日深鬼害之  
謀不已不幸辭從兄弟與李戴拾柴等有隙此賊乃  
使老吏毛讓者嗾之誣僕兄弟以主令行劫其意謂  
朝廷可欺則賤兄弟罪不可免矣賴幸菴彭公方掌  
風紀叅出虛情止行查勘此賊始謀不遂則主令李  
賊等殺人發塚以快其憤每發一塚則毛讓令子姪  
啓報皆厚賞以飾又賴巡撫孫公及執事輩力持公  
議請兵擒捕明旨再下此賊雖百計阻之而不能得  
然其爭勝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傳聞今年夏五月欲  
請 勅箝制鎮巡三司擅權肆惡又妄言奪賊等三



蒙之擾亂吾信凌十一等群盜之劫害南昌皆守臣  
不能撫綏所致使其計得行則三家之獄必將反異  
而賤兄弟之危如累卵矣又賴主上開明赫然大  
怒却其責遂其使差官來勘將必有以處之此賊度  
必難免反計遂決惟其稔惡已久罪不容誅故天奪  
其魄而速其亡耳使此賊遷延不滅賤兄弟未能一  
日無懼禍之心今幸天日昭明莫余毒也已賤兄弟  
之喜安得不形于言與色耶况素感執事之知安得  
不吐露衷曲備陳于左右耶宜雨亭庶喜之約僕不  
敢辭但恐公事擾擾一特無暇及此耳近作數首與

狀極惟和教幸

賀中丞年公平定逆藩啓

茲者恭審糾集義師削平大難所懷所托慶慰尤深  
竊以漢得周亞夫遂平吳楚之亂唐用裴中立乃成  
淮蔡之勲蓋遭變知摧斯不昧被髮纓冠之義常幾  
能斷乃不失乘墉射革之時惟此逆藩久蓄異志望  
迷四海但知蛙井之為尊慶統九天詐意虎關之難  
卹險如鬼域暴甚豺狼窩賊兵以劫齊民或舉寔盡  
遭其身戮散船貨以漁厚利亟傾家未厭於誅求視  
於命如草菅漸并慢宗國柄備此承平之世忽興

叛之謀成害大臣脅拘方面傳偽榜以動樞宗室肆  
醜詆以誣侮朝廷皆臣子所不忍言實神人所同  
憤怒揚帆東下歆首犯於留都遠旆西歸尚思據乎  
舊穴惡難悉數罪不容誅若非國有忠賢力扶社稷  
飛羽檄以申明逆順揚義旗以倡率英豪則虐焰方  
張誰撲燎原之火狂瀾既倒誰為制水之防惟人心  
有所恃而不震不驚斯歟計無所施而浸微浸滅士  
鼓登城之勇者克逆巢八懷敵愾之誠爭擒元惡煙  
銷戰艦江湖無噴激之波鳥避轅門霜露積嚴凝之  
氣行且陳俘執訊奏凱所仰國法正而逆類潛消天

步安而太平永享歡騰列郡荷救焚拯溺之仁喜送  
四方免居送行賞之善非弭非常之變實為不朽之  
功此蓋大提督中丞陽明王公具文武之全材講聖  
賢之正學忠孝誓捐於遠近精誠遠格於神明是以  
動惟厥時戰則必克掃除氛祲難齟繼照之光整頓  
乾坤永奠居尊之位芳垂汗竹績紀太常信奇偉而  
無前豈尋常之敢望其身居農畝未忘廊廟之憂家  
在亂邦恒懼床膚之剝頃見兵戈之起已為遷避之  
圖幸遂底寧敢忘大惠烹魚溉釜每懷願助之私賣  
劍持醪莫致趨迎之喜敬馳尺楮少布寸忱伏惟高

明照察不備謹啓

銘類

致知銘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理所由寄吾心之知虛靈  
不昧雖主乎一身而負妙乎衆理惟物之理有未窮  
故心之知有不至是以善惡不明莫誠其意已不可  
脩人不可治譬之目焉內具燧李外察險易然後可  
以登高望遠而致乎千里若使三年不目用以矇其  
精三年不目日以矇其視則榮枯茅沉亦擗埴索塗  
真行而已以故君子之學致知為始云者因其所已

知而窮其所未至穹壤之火毫髮之細古今之遠  
息之邇莫不窮其孰惡而非孰善而止至於積久貫  
通靈襟中啓則物之表裏精粗如燭照數計而龜卜  
心之全體大用如鑑空衡平而水止知善之可好也  
如好色然欲以足乎已之目知惡之可惡也如惡臭  
然欲以足乎已之鼻蓋脩治之端實於是乎基汝既  
知而又銘之則所以從事簡編者不可徒區區於口  
耳也

贊類

提學僉憲陳君文鳴曾大父諱與彬及其配

蕭孺人像贊

此隱君子太丘之裔偉然風儀廓然胸次篤孝友之行於家達燭仁讓之風於族里左經右史能含咀其英華厚地高天亦窮探其文理遺埃壘之浮榮抗煙霞之高志爰及魯孫始發其閔文行旣彰於人而功業方鳴於世吾於是信善慶之相隨見天人之甚邇曹於蕭媿于陳稱淑女宜家人昌厥胤麟振振念遺德此其真

同年毛世誠小影贊

其氣甚和其容甚肅存心坦亮制行純篤守方剛則

能以惠愛及民陟刑畧則能以明慎折獄器可遠到  
胡為奪速嗚呼世誠墓草已宿遺像儼然可為慟哭

進士中服小像贊

汝之學最出諸人之後汝之名誤列諸人之前亦積  
善之餘慶與天命之偶然服此巾此慎旃慎旃歆不  
負天地生物之心朝廷取士之意尚勉盡乎忠孝而  
取法於聖賢

司馬溫公贊

其學以誠為本其行以儉為首生民之休戚視其進  
退夷狄之強弱覘其相否語功烈當居韓范富歐之



前語道德可繼周程張邵之後噫此古之所謂大臣  
宋之所謂迂叟也耶

補菴先生贊

稚圭之鎮靜屹如山岳敬輿之言論炳若丹青希文  
之憂樂知所先後君實之清儉本於至誠我思古人  
莫之與京惟先生奮起千百世之下思兼此四老之  
能位猶未滿其德實則允勝其名吾知其遭際盛時  
終謨謀於黃閣推行素蘊將澤潤乎蒼生此蓋士大  
夫之公論而豈師弟子之私情也耶

故大理寺丞鍾恭愍公像贊

傳曰山有猛虎黎壘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興予嘗誦此言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如漢之王陵師丹唐之張九齡狄仁傑李泌宋之韓琦皆以身殉國瀕九死而不少屈卒能定大計於危疑之秋雖其間有不幸而無成者然其言激論足以植人紀懼將來至於今誦其言猶凜凜有生氣忠臣之有益於人國者蓋如此使皆如樓素許敬宗李林甫雖累百輩烏足齒哉故御史鍾公同以直氣勁節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蓋當正統之末憲廟已在東宮及大子蒙塵景皇攝政遂有廢湯之舉公上疏極

諫謂國本已定不可復搖遂嬰逆鱗下獄以死人咸  
冤之厥後天序復常公之忠義卒白於世彼波流風  
靡阿諛順旨者視公之事寧不有愧乎又嘗聞之公  
之父翰林先生嘗歆有所論列而沮於鄉人尋以疾  
卒公恨焉每曰吾父費志以沒不幸不死於忠所不  
成吾父之志非夫也臣忠子孝公無愧矣語曰求忠  
臣於孝子之門以公觀之又豈不信哉余嘗慕公之  
忠恨不生當其時識公之為人公之子越今通政知  
事以公之小像示予語公未第時窓前有紅葵一本  
非種而生豈天將啓忠義乎因敬為之贊云

不諂不隨者其容之肅至剛至大者其氣之充為子也善繼其志為臣也不有其躬拚怒虎之鬚竟取成人之美成潛龍之翼終收反正之功若公者誠疾風之勁草歲寒之貞松憶逸馬踐葵特隱憂於魯女虞淵取日寔借力於梁公然則窓前之異卉非天將預啓其衷乎

李德貴像贊蘇人號杏庄

其跡久寄於燕臺而其音未改於吳語也其心有慕乎種杏之仙而其系則指樹之莆裔也其學為東垣之派而其妙若嘗飲上池之水也蓋始乎為士而究

乎醫曰醫與相地雖有異而皆欲躋民於壽域以普  
吾之仁施邨邨女婦周耄秦倪惟其所愛在我咸宜  
德必有恒藥非無妄而耻於射利以乘時茲所謂志  
於傳道而宜其賢譽之四馳也

太常少卿夏公韞輝像贊

於維忠靖有功有德德被生民功存社稷如宋盛時  
有王魏國魏國有子克像其賢逢槐之陰與世俱延  
好德而文至華尚然賢哉奉常何媿懿敏早結主知  
志効忠蓋先事而憂寧聒無隱鄰邦月照止符堂  
自識興慨用遺其才其福未艾以遺學來東里之銘

西滸之狀是父是子宜卿宜相人之云亡敬拜遺像  
妻祖吉府良醫副杏在濮公贊

古貌古心其術孔仁金鑷刮膜應手如神乃膺  
寵召供奉 禁宸帝曰汝良事我懿親爰歷兩藩  
恩賚頻頻有求輒應不棄賤貧既老而休仕不忘身  
有餘之慶以委後人

妻祖母王氏孺人贊

以柔婉事嚴毅之姑而適其意以儉勤相仁厚之夫  
而成其藝以科名勗克肖之子而如其志且顯其世  
嗚呼孺人可謂不死

妻父封翰林院編脩未軒先生贊

多文為富博學而精華門勵志桂籍蜚英再持教鐸  
四秉文衡青衿之受業者咸感其恩義白袍之未遇  
者亦服其公明曾鸚書之屢薦擬身綉之超升乃叙  
遷于六館益馳譽于兩京有子登瀛不負生平之願  
承 恩賜勅但貶身後之榮嗚呼仁不必壽吾悲翁  
食報之未盡仁必有後吾知翁嗣世之當興也

妻母士齋老夫人贊

檢身繕性冰寒玉瑩肅我閨門惟士之行操觚染翰  
錦爛葩芬可以行遠乃士之文孟母樂妻斷機勸學

鳳偶鷓雛卒如所欲庠黌風化館閣聲華鵲巢之應  
宜有騶虞白髮朱顏貞松益茂一念之仁必昌厥後  
婺源舉人余瑩父尚賓母朱氏像贊

白髮朱顏怡怡然類帶索之叟素衣青純顯顯然類  
好古之儒惟勤生而儉守不勢慕而利趨蚤負鄉評  
之重老宜賓席之居年高而福自脩善積而慶有餘  
吾喜其驥子鷓雛已漸進乎雲達之通顯而桂枝椿  
樹當並受乎天澤之涵濡也夫以順相子以慈成紫  
陽之出不媿家聲壽雖不遐德則多有壺範在茲以  
儀爾後



古耕桂翁小像贊二府石洲乃尊也

九華之麓七里之間有隱君子行與衆殊誠慤無偽  
冲澹自如脩德每勤於念祖睦親尤篤於遺孤課僕  
力田惟土物之是愛濟人焚券寧廩積之常虛慶鍾  
似續教必詩書匪經畬之徒墾乃心地之有餘騏子  
蜚騰方馳聲於別駕蘭孫茂異復茁秀於遼除壽始  
疑於絳耄樂不異於堯衢禮度可觀肅衣冠之儼雅  
紛華久勝宜氣貌之豐腴是何忝於古耕之號而實  
優於列仙之儒博帶峩冠行見其顯被鷲回之誥束  
帛加璧安知其不載蒲輪之車也耶

簡齋贊

甫易史君純裕甫性安于簡不屑屑世紛學成而隱  
與仲氏純彥友愛甚篤蓋質美而知道者也其子鄉  
貢士文材博記覽工于藻繪德器可遠大無疑予甚  
畏之因聞君賢為之贊

贊曰簡德之大本乎天真坤以成物帝以臨民功出  
易修治貴弗擾士希聖賢此為最要彼失則傲厥賦  
或偏必先以敬斯學之全有美火君心漸實學禮戒  
偽飾智懲私鑿辭志于簡寧訥毋枝動志于簡寧掎  
毋隨蛇蚓結蟠蟻蝨瑣細彼俗紛拏我唯一致畝宮

堵室孟飯盤蔬淳朴未散匪慢匪踈家篤于友畀薰  
羨德畜而未施知者所惻有子繼志聿觀厥成我歌  
其賢赫赫厥聲

雙溪吳君像贊

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予有味乎其言而嘆吳君  
孟陽之隱居為可樂也吾鉛之上流有大溪由閩橋  
而來至郭東與東洋之水合流西逝劉之道先生所  
謂塵埃遠逐雙溪去者疑即指此而孟陽之卜築實  
當其會據其勝因以雙溪自號焉予每至縣必出東  
郭訪孟陽循清渠度石約俯視流泉澗澗覺塵襟脫

然如洗座上見鷺湖列筆卓儼乎其前煙雲卷舒  
空翠冉冉欲濕人衣扶蓋戀戀馬不忍遽去而又爰  
孟陽之雅潔無愧於佳山水丘於此焉託隱而忘世  
也孟陽事其父常達翁以克家聞茲室之作可謂肯  
堂肯構其舊址有而不居則以遜其季弟昂及仲弟  
鄉進士旭之孤績寧辛勤營度以自樹立而劬躬厚  
費有弗較焉其孝友之行亦異乎流俗矣况敦本務  
實歲率僕夫力耕溪上之田以供公稅給日食而無  
一毫外慕之念暇則取古人書傳課子經讀之嘗曰  
民勞則忌思則善心生又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此

古今要語吾儕所當服膺而弗失也故其於先人之  
業守而弗失拓而愈充子經之所進脩如穡焉有相  
秋望不虛而顯揚伊邇豈不信可樂哉經亦甚孝頃  
嘗命工寫孟陽之小像以致其祝壽之私而又來懇  
予為之贊予雅交孟陽知其賢又烏能靳

贊曰卦乎其外坦乎其中脩孝友之政崇禮義之風  
選雙溪之勝地築一畝之儒宮朝耕夜讀實士名農  
望杏瞻蒲不憚於經營之勞委傍在隨柳有慕乎遊  
樂之泰容業思裕後德始幼躬親經畝之既墾知食  
報之必豐此國之逸民鄉之善士予以是式其所居

之里而又為贊其所繪之容也

咬泉鍾公像贊

公諱誠字儒造咬泉其別號也生國家全盛之時承  
故族儒雅之風宅心寬厚處事公平鄉人敬且愛之  
身雖老于布帛子卿密克承厥志蜚英甲科嘗知宜  
興有惠政不讓古之循吏今在<sub>上</sub>臺又能以樹風聲  
肅憲度為已任遠大盖未可量茲非公積善之慶乎  
予不及登堂拜公幸見公之遺像乃為之贊云

敦龐淳固得之於天惠澤朴愿承之於先德器温如  
風度脩然鄉邦耆舊幽澤儒仙膏極乃發有<sub>子</sub>斯賢

花封卓異植府騰譽雖榮養有遺于列邑而恩馳萬  
賁乎重泉嗚呼早非晚松公雅咏萊根之淡薄而左  
槐右棘人尚期瓜瓞之綿延也耶

鄭氏姑像贊

先祖贈尚書樂菴府君生三女孺人其次也在室事  
府君及先祖妣周夫人柔婉孝謹府君早世先伯父  
少叅復菴公及先考贈尚書五公奉公為擇所歸歸鄭  
氏相其夫處士諱塔必勤儉克己益裕事尊章處婦  
如遇宗姻動無違禮令皆賢之厥士歿理家事撫諸  
子婦秩然有序如處士之存也今年七十有八勲履

孫健尚如五六十人問持其像命宏為題贊數語蓋  
欲為不朽圖豈不誠賢乎哉宏竊念先考兄弟姊妹  
凡八人今惟孺人及蔣氏姑老而已健猶幸可以想  
見諸父之形似以少推吾儕群從孝敬之情於贊安  
可辭 贊曰為女而淑為妻而順為母而慈不愧家  
訓踰七望八亦既有年故名之壽其志偉然畫史寫  
真從子作贊傳之雲仍瞻拜詠嘆阿母之賢可振家  
聲爾孫爾曾尚續書馨

南隱方君像贊

甘于素布老於恬熙撫孤松而舉景拾楚草以療飢



此南隱君子充然自得而不慕乎人之知也然而里俗薰良善之德家政推孝友之施傾高廡以周急儲珍劑以扶羸延塾師以成雋異謹禮教而斥淫祠卓然獨行厥間四馳其所謂避名而名隨之者乎夫炳蔚之文必彌中而彪外積善之慶恒子燕而孫貽以公觀之則天道之公益可信而無疑矣

敬齋王先生像贊

行素敦乎孝友敬無替於周旋歆濟會卓研窮於方技心惟積善間涉獵於空玄怡情風月避迹林泉德足以稱乎命服望之以重乎賓進老而無營雖未

獲施于用仁而有後固可以必於天若先生者豈非鄉邦之耆彥昭代之遺賢也耶

王母鄭夫人像贊

事尊章也篤于孝敬侍嫺淑也主於仁慈律已儉勤而不忘於臺壺治家儼肅而每戒於嘖嘖是宜其逮子有成無負於和熊之教與夫偕老何慚於弋鴈之詩若夫人者豈非心存乎女誠而行中于壺彛者耶

素菴余翁像贊

仁而靜宜其有年老而健望之如仙澹若襟懷自有以接乎其俗紛然機械蓋不能沮半其天分安田里

意適林泉為善者多薰其德知名者皆慕其賢貴盛  
恩隆固有光於命服飲鄉禮市寔無愧于賓筵樂哉  
斯翁其將永享乎南山之壽而上應乎南極之躔者  
耶

聯佩趨朝面贊

安成彭公諱廣字深博號約齋明春秋之學中甲科  
歷官刑部員外郎與部長抗辯疑獄有執法之稱諱  
下字深琢號璞齋用薦歷教撫寧海盜者其從弟也  
亦著賢譽嘗以考績入京與約齋聯佩趨朝因繪而  
時之喜公子傲傾介其友素都憲先生求子為

之贊 贊曰賢哉彭氏兩弟此春秋家學同師承  
年契分如友生通窳雖異俱馳聲先由甲科職司刑  
兩言簡矢惟明清秋卿枉法重所輕心知有法寧知  
卿亢直不愧臺中評忤卿被出甘林洞瀛溪敢與王  
達爭百世不泯還齊稱弟由剡薦教撫寧遺經日就  
羣比橫天荒已破蜚群英九年功籍書輒盈海益專  
教加嚴矜囊無長物寒糲青胡公雅譽出吳興材非  
攘柢堪梁楹當特聯佩趨明達居然雙壁相和鳴易  
為鴻漸詩鶴鳴披苗尚見怡怡情史氏作贊貽雲仍  
後歆論世此可徵

少司成補菴先生像贊

有工於畫者寫今少司成補菴先生像宏嘗拜而觀之可謂似矣然特其外者耳若其存乎中者則豈丹青之所能摹寫哉宏雖不敏於遊先生之門沐先生之教而於親炙之餘竊知先生之為人庸敬書之卷首以為贊雖繆悠之說不能罄盛德之形容姑致其仰慕之誠 贊曰經緯之文天人之學覆載之量治平之畧親之如麗日和風望之如泰山喬嶽於乎此所謂百代之偉人天民之先覺也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五終